

八股文汇编。

龚笃清 主编

BAGUWEN HUIBIAN

下

制艺之兴七百余年，
所以旧而不废者，盖以诸经之精蕴，汇涵于四子之书，
俾学童而习之，自以文理浸灌其心，
庶几学识可以渐开而心术归于正也。

——方苞

国家社科基金“八股文文献整理及八股文史研究”项目（08BZW017）成果
广东省韩山师范学院出版基金资助出版

下

八股文汇编

龚笃清 主编

BAGUWEN HUIBIAN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八股文汇编/龚笃清主编;罗朝,张福清等整理.

—长沙:岳麓书社,2014.5

ISBN 978-7-80761-440-1

I. ①八… II. ①龚… ②罗… ③张… III. ①八股文—选集

IV. ①H194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42783 号

BAGUWEN HUIBIAN

八股文汇编

主 编:龚笃清

责任编辑:杨云辉

责任校对:舒 舍

封面设计:吴颖辉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地址: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

电话:0731—88804152 88885616

邮编:410006

岳麓书社网址:www.yueluhistory.com

岳麓书社天猫网:http://lzfts.tmall.com

2014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90×1240 1/32

印张:41.25

字数:1050 千字

ISBN 978-7-80761-440-1/H·53

定价:158.00 元

承印:湖南天闻新华印务邵阳有限公司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

电话:0731—88884129

八股文汇编

① ②

主 编
龚笃清

副主编

肖玉华 张福清 周录祥

袁海林 罗朝蓉 赵松元

刘 侗

刘侗（1593—1638），字同人，号格庵，湖广麻城人。麻城在明代以治《春秋》闻名天下。以《春秋》一经而取功名，后位居高官者大有人在，故“国朝人称山阳《礼记》，麻城《春秋》”（光绪刊《麻城县志》卷四十《杂记》）。麻城世家子弟，当过甘肃巡抚等职的梅之焕自豪地说：“敝邑麻，万山中手掌地耳。而明兴独为《麟经》藪。未暇遐溯，即数十年内，如周、如耿、如田、如李，如吾宗，科第相望，途皆由此。故四方治《春秋》者，往往问渡于敝邑，而敝邑亦居然以老马智自任。”（梅之焕《麟经指月叙》）

刘侗受家乡学风影响，自幼研习儒家经典，“治举子业，耻剽窃为文章”，于《春秋》一经，尤有心得。刘侗又与钟惺、谭元春等同为湖广大同乡，故其为文又受到竟陵派的影响，文风与竟陵派相近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中说：“侗本楚人，多染竟陵之习，其文皆么弦侧调，惟以纤诡相矜。”（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七十七）

崇祯七年甲戌（1634）科，刘侗考中进士，在京任官，曾因“文奇”而被礼部奏参。几年后，改授南直隶吴县知县，于赴任途中病逝于扬州。

在晚明八股文坛，刘侗以擅长写《春秋》制义时文著称。

然而，治《春秋》有很大困难，万历时以《春秋》而取举人、进士功名，任过户部尚书的《春秋》制艺高手李长庚曾根据其经验说“习《春秋》有三难，亦有三快”：

“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同出圣经，义理显著。有《尔雅》及汉诂诸书，宋儒循而注之，虽微义不存而词旨晓然。惟

《春秋》褒贬刑赏在一字中，或在言外，而变例杂出，异同不嫌，令学者以臆相推测，其难一。国初功令，《春秋》左氏、公羊、穀梁、程氏、胡氏并用，而后专用胡氏。有明知其过刻者，有意于宋南渡后事，故相形断者，未必一一尽合，而功令所在，不得不抑心意以从之，其难二。国初经题仍宋经义，或出数题之大意中相近者，或相反者，听各为条答。而后乃以某传某句搭题：或传意影搭，或脱母搭，或取左氏搭，或取各注疏搭，若射覆臆钩。他经入闈止虑文之不佳，《春秋》入闈先虑题之不习，其难三。然他经制词造格与《书》艺同，多用宋儒注疏中语。无论子史，即六经，语稍僻，字稍粗，音稍聱者，不得轻入。士之好古文词者，谓时艺薄之。而《春秋》奉左氏为祖称，门风特异，语在他经艺号壮者，置之《春秋》艺中，尚觉萎葑，所称引与古文词无异，其快一。他经时艺多俳体，比辞相对，限之以八。踈弛之材，不得少骋。而《春秋》体裁可为短长，如论如策，不为三尺文格所拘，其快二。士各执一经，势难兼习，博者不过借字句以供笔端耳。《春秋》则引用各经，相为表里，中与《诗》义相发者比之传序更明。《易》筮之法，赖左氏以存；《乐记》一书，止存其理，而聆音辨器，不如《左》、《国》之晰。斯以一经全五经之用也，其快三。”

刘侗出自《春秋》研治人才众多，心得最深的麻城，且其地还有《麻城麟经诀法》，只授麻城人，外地不得偷学（见光绪刊《麻城县志》卷四十《杂记》），刘侗研习《春秋》，天时、地利、人和皆占尽，故他能化解研习《春秋》的“三难”。

而研习《春秋》的“三快”，又正足以发挥其为文之所长。

写作《春秋》题文，其“制词造格”，“所称引与古文词无异”。刘侗是一个“好古文词者”，其古文写作的风格用于其他经书的八股文写作不相宜，于《春秋》制义的写作正好相合。他为古文词时句子往往省略动词，常以名词或形容词作动词用；他喜

用重叠词作谓语，爱用冷僻字眼，从而形成一种奇僻的笔调。这种用词造句风格正好与《春秋》时文的写作相合拍，他可在《春秋》时文的写作中大展其所长，从而形成了他制义时文的独特风格。

《春秋》制义的写作可不拘束于八股格式，不严格要求必用排比之格，“比辞相对”，“体裁可为短长，如论如策，不为三尺文格所拘”。这种文体功令，正适宜于刘侗驰骋才情。

刘侗为文“多染竟陵之习”，反对拘囿格套，主张彻底摆脱摹拟，自抒己意。《春秋》制义在文体上的特点，正好符合其领异标新的写作宗旨，便于其施展才学。

出于上述原因，加上刘侗广博的学识功底，他成为晚明八股文坛上以擅长于《春秋》文著称的文士，连对明代八股文最为挑剔的王夫之，也对其《春秋》制艺赞不绝口：“人各占一经，已不足以待通儒。乃于所占之经，视为续貂之狗尾。塾课先习浮烂之词，文场取塞终篇之责。《五经》大指，已属面墙；先圣精微，永续茅塞。《诗》则采辑诗赋四六中最下俗艳语，用为无盐之粉黛；咏叹淫佚之意，百无一存。《春秋》则以俗吏爰书、讼魁牒状丑诋之词，取已往之君臣，恣其诟厉。数百年来，能免于此者，千无一二。近世名人略为洗涤：《诗》则黄石斋（道周）、凌茗柯（义渠）；《春秋》则刘同人及路君朝阳，逸群道上，庶几不负明经之目。”（王夫之《夕堂永日绪论外编》第五十二则）

刘侗的《春秋》制义，不仅能正确把握其精义，且《春秋》为“拨乱之书”，“孔子以东迁作，胡氏以南渡传。经、传皆有忧患愤发之意焉，高皇帝（朱棣）尊用儒说，独取胡氏列学宫者，非但以其为严冬大雪，独秀之松柏也，取其忧患愤发之意合焉，而可为异日拨乱之书也”（冯梦熊《麟经指月·序》）。刘侗深悟其旨，在“夷氛东肆，庙算张皇”的天启、崇祯之际，所作《春秋》制义，皆能直刺时事。又以其古文笔调，“取类广以僻”，词

句短奇，音节急促，结构谨严，使其文呈现出冷峻的风格，正合《春秋》制义的本旨，故王夫之称之为“逸群遁上，庶几不负明经之目”。

刘侗还擅长小题文的写作，他的小题文能剔发微旨，且推广事理，以宣昭实用，故也受到王夫之的称赞。

明代万历以后，受时风影响，八股文的语言多用乡谈俚语，王夫之斥之为“浪子插科打诨，与优人无别”（王夫之《夕堂永日绪论外编》第四十九则）。而刘侗耻剽窃为文章，用语追求奇僻冷隽的风格，故乡谈俗语皆不入其文，加上他对题旨把握准确，在万历以后八股文“芜秽”成灾时别具一格，这便是受到王夫之称赞的原因。在王夫之看来，“经义之设，本以扬榷大义”（王夫之《夕堂永日绪论外编》第四十九则），八股文只有雅正，才能保持其载道的功能。所以，他对万历以后八股文文体和内容上的任何变革，都持反对态度。语言不纯，甚至引市井俚谚以入文，这是他所不能容忍的。刘侗能不让“此风一染笔性”，在当时可谓凤毛麟角，十分难得，受到王夫之的高度评价是必然的事。

刘侗的八股文对题旨把握的准确及其语言的奇僻古雅，可从其典制题《送往迎来》题文中大致见端倪。

这个文题为两扇题，故刘侗以两大股来阐发它，通篇文章显现出古雅的风格。“古雅而不入情，繁芜耳；入情而不古雅，鄙俚耳。此文又入情，又古雅，寒俭者挹其风华，华瞻者师其刻划。”（见《明文小题贯》该文评语）清代楼季美的这段评语，正道出了此文的特点。说其古，是文中多用古文词，僻语、粗字、聲音，皆入于文。文中多用重叠字作谓语，如“有客信信，有客宿宿”，“嘉宾燕燕，嘉宾教教”等。又多用排比句式，如起讲开头“天下国家之常也”一句有一个“也”字，下文又连用四个“也”字，句式显得奇拗诡异。以致于楼季美认为是“调头不

顺，在《明文小题贯》选用此文时，竟将后面四个排句中的“也”字删去，可见他并不真正识文。其上半段原文是“吾所闻文武之政，盖尝踌躇毕虑而为往者地矣。以彼其自我而往，应亦有山高水远之艰可念者，于是迢迢去路之稽迟也。吾何以使去异国者若去其乡，所恃有送远之经在”，这种古拙的文字，充分体现了刘侗奇诡冷隽的固有文风，可是楼季美看不出刘侗文的价值所在，竟认为其“出笔拙而且滞，绝无调头”，擅自将其文改成现在的模样，索然无味，致使刘侗的文风荡然无存。

其愚不可及也

卫大夫之愚，卫大夫之所独也。夫卫之难，武子以一身靖之。然武子则直愚耳，其谁及之者？且国家多难之日，有道时优容之故习，举无可举，乃武子者，独以其身济艰难无恙也。于是人争羡武子之愚，惟羡武子之愚，而武子愈远矣。何也？愚者不自知愚也，不自知其邦为无道也，不自知必能转无道为有道，必能全无道之身以见有道之日也。若武子得而知之，人亦得而及之矣；若武子知愚之必全也，而用之，而人亦及之之无不可矣。方其扞牧圉而从也，何人不筹万全？在武子祇有一往，然主忧臣辱之谓何？安所得万全而筹之？夫且容足皆不可测，而动念俱不容己。得返其偶也，不得返其常也。不问其返不返而冒焉以行，功名中无此人也。及其纳橐籥而从也，何人不据长理？在武子祇抱孤忠，然无贰无他之谓何？安所得长理而据之？夫且小国有不择音，而旅臣实不遑处。直则曰君之灵也，不直则曰二三臣之罪也。不较其直不直而懵焉以殉，名节中并无此人也。惟愚诚愚信，不以无益而不为，不以见害而少避，若使利害心明而诚信已薄。惟愚忠愚孝，不以人怒而不控于人，不以天怒而不呼于天，

若使天人数晰而忠孝已肤。故微论人不及也，即令武子事过险出而回思畴昔之朴心，亦自觉渺然而难追。盖愚者气盛情至之所为，人生平岂能多得？微论人不及也，即令武子委蛇有道而欲如困阨之肫挚，亦自觉耿然而难浑。盖愚者势穷计迫之所出，人暇豫岂能自生？今试设身处其地，盟主方赫，强臣在国，不见可是而心不乱，不见可怀而志不昏。愈危愈安，弥拙弥巧，武子之愚，亦何其夔绝已乎！

武子之愚只是但知有君，不知有身，并不知有成败利钝，竭力致死，无有二心。其后晋怒解，成公归，其初实未尝计及此也。向使君臣同尽，亦其所心安理得略无梗避者。故曰：其愚不可及。若但以全君于难立论，则曹之侯孺固得而及之矣。文独无一语不切。（原评）

笔势轩昂，锋颖甚锐，原文稍有散缓处，此从旧本删截。

（巫称喜）

然则废衅钟与 三句

有骇于骤废者，可以穷不忍之心焉。夫一衅钟也，人以废疑，而王亦有难议废者矣。然不忍者，将何术而处于此？孟子若曰：人君不忍之心与不可之事，两者常相因也。故有所不忍而举一事，而事有不可辄举；有所不忍而废一事，而事又不可辄废。保民之主，不知几萦回焉。如胡龔所称，王不忍牛而思以舍之，王于此时全未遑计夫钟也，乃牵牛之人固将以衅钟也。对曰：王今者舍牛，亦未知夫衅钟之说乎？乐作而声之。钟也者，乐之首事也。钟成而落之。衅也者，钟之首事也。然则废衅钟与？夫天下破格之殊恩，为庸人所骇，故有目不欲睹，耳不欲闻。一经解

释，未尝不称快一时。而延之每数十百年而莫之敢讥者，在有司以奉行为无过，至情至性，不得而动之也。国家习举之弥文，为末世所尊，故有措不关重，置不关轻。偶尔蠲除，岂遂谓陨越典刑。而争之每数十百言而莫能谕止者，在流俗以汰革为更张，实心实政，不得而夺之也。遂令堂下烦称臆说，据国法而难好生之君；堂上辗转齟齬，违本念而行先王之礼。王于斯时，亦无可如何，直漫然应曰：何可废也。盖王中持乎不可竟废之议，方牵制于人言；孤行其不忍不舍之心，亦徘徊于初念，觉齟齬一见，耿耿难消。而制作当年，寥寥莫问，当斯际也，而权宜出矣。

于题缝中发意，小中见大，思议宏阔，仍于题气不失，故佳。

（张文恒）

郑 鄮

郑鄮（1594—1639），字谦之，号塞阳，常州府武进（今属江苏）人。出身官宦门第。天启二年壬戌（1622）年科进士，改庶吉士。同科状元文震孟以少年新进之锐气上疏批评皇上不“勤政”，上朝“第如傀儡之登场，了无生意”（《皇明通纪集要》卷五一），被魏忠贤攻击为“以偶人比万岁”而罢官。郑鄮仗义执言，并影射魏忠贤之奸，魏以“党护同乡”给他降职处分，并放逐外地。他愤而回乡，悠游林下十多年。崇祯中，未识内阁首辅温体仁之奸，赴京补官。他正直得近于迂腐，在拜访温体仁时以直言在不知不觉中得罪阴险之温氏，必欲去之。而温体仁排挤文震孟后，敢于直谏的他又为人才之失而随众持愤激之论。崇祯八年（1635）十一月，温体仁以所谓的“杖母蒸父妾”的不实材料，独疏崇祯，震怒的皇帝立即下令逮入刑部狱中严加审问。但

因没有证据，直到两年后温体仁罢去仍未结案。崇祯十一年（1638）有司借天旱而为他呼冤，崇祯却以假证人之证词下令将其以三千六百刀活剐。其肉竟被京城愚民买去作药料。有目击者慨叹：“二十年前之文章气节，功名显宦，竟与参术甘皮同奏肤功。”（计六奇《明季北略·郑鄆本末》）

郑鄆虽被冤杀，但不能淹没其文名，他是晚明八股文坛一位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。晚明八股文坛，士子多违背功令，不遵经文传注，借题抒写己意之风盛行，破坏了八股文的载道功能。且为文只讲机法，专从坊刻选本、墨卷房稿中去揣摩取巧，使得气体衰颓，俗调滥套风行。郑鄆作为一个满脑子正统儒家观念的人，对这种状况当然是不满的。他便精心选评了历代优秀的八股文作品成《明文稿汇选》，刊刻行世。其选文精当，评语公允，见解正确，分析透彻，能给读者以思想上的启示和作法上的指引，故很受欢迎，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纠正时风，正确引导八股文走向的作用。郑鄆自己的八股文也很有特点。他对经史钻研很深，有独到的见解，故他的八股文既不逾矩，又有自己的新见。他具有很强的概括分析能力，特别擅长作长题文。无论题目有多长，内容有多复杂，他都能牢牢把握其关键来阐释，所以他的八股文总是条分缕析，关键脉理分明，结构特别谨严。其文如其人，也充盈着一股雄劲之气，给人以沉雄的感觉。他十分强调作法，极善剪裁结构作品，极善归类论述，即顿即起，脉缕如贯，使得文章跌宕起伏，波澜丛生，老横无匹。

朱 张

有仅传其名者，真逸人也。夫朱张之名，正以夫子传矣。微夫子且不知朱张，岂非逸与。且自夫子论次逸民，后之持论者各

据其行事而想像之：逃国，仁也，叩马，忠也，让王，义也，三黜，介也，善居丧，孝也。至夷逸无可知，则又据所谓隐居放言曰：仲之同调也。然则无是种种，诸人将不为逸乎？必藉此种种，乃称为逸，岂复得为逸乎？且如朱张者，非有逃国之仁，叩马之忠也，而夫子次之以为夷、齐者流也；非有让王之义，隐放之同也，而夫子次之以为虞仲、夷逸者流也；非有三黜之介，居丧之善也，而夫子次之以为柳下惠、少连者流也。后世博闻之士动稽故实曰：某也商，某也周，某也夷，某也夏。至朱张而考证都废。后世多见之士动出评驳曰：某也偏枯，某也异教，某也圣而未至，某也高而难师。至朱张而举世俱穷。幸遇夫子留其姓字耳，不则且不挂人间之口。幸遇夫子表其为逸耳，不则早相忘混沌之中。是惟流水高山，或有赏音于物外，直与清风浩气，窅然历落于太虚尔已。故夫子亦究竟不置一词，乃所以深著朱张之逸也。例朱张而论，则凡今之逸诸人，皆非诸人之逸也。

（李 之）

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

0569

圣人与狂士，其相遇微矣。夫夫子何以与点也，意若不能不与点也。且点自谓异乎三子之撰，而子之与点亦遂有异焉者也。故点之言志已，与何以之问了不相关，而子亦竟忘其如或知尔之说也。喟然叹曰：点之撰乃若斯乎！由点言之，已迥与三子异也。由吾听之，殆了不与吾异也。点乎与尔者，谁乎吾乎？其又将谁与乎？欲逃之以为虚，而如点言，孰非实事；将拟之以为事，而如点言，又谁有定方。久矣！夫行藏之不可系也，吾聊与点相周旋也。群骛于将然，而如点言，孰非见在，将执为见在，而如点言，又早成逝机久矣。夫身世之不可期也，吾直与点相徘徊。

徊也。吾本无意得点之意，而吾意始一畅矣。二三子一堂并在，何人不同此春风，而使吾与点独成幽契乎？吾本无必会点之心，而吾心方甚远矣。二三子相视莫逆，何人不闻其鼓瑟，而听点于吾自矜绝调乎？盖不可明言者，此中原无故不能不叹者。此刻如有情，纵观于大化，既推迁而无穷，一往之深心，聊淡漠而相寄。二三子不记乎簞瓢之回，吾为之宰。今日咏归之点，吾与之游矣！吾与点也。

（竹 青）

齐桓晋文之事 一章

大贤发齐王之仁心，而进之以王政也。夫易牛，不忍之心也，举斯心行政，则保民而王矣。桓文云乎哉！且王霸之辨也，霸者以事，王者以德。夫德者，推不忍之心是也。霸者，亦有是心而欲能悯之。是故兴兵构怨，求之四海而甚难。王者，亦犹是心而恩能推之。是故发政施仁，为之堂上而甚易。如齐王之足王者，是心也，而不自知也，则桓文之欲为之悯也。孟子乃就易牛一事，发其不忍而指之曰：此王心也，仁之妙于术者也。百姓之言不足疑，而运掌之治不可失也。王试推之，老与幼之递及何难？王试度之，人与物之殊功何故？举斯心而加诸彼，推恩本易于折枝；求大欲而快于心，得害必深于缘木。王无悯于本计，而自失其莫御之机也。王有是心而本在，王反是本而天下之欲在。以不忍杀牛之心，行不忍罔民之政。将见士民商旅，合而成足王之形；学校农桑，举而措保民之烈。明君之道，三代之遗，纪于圣门而传于后世者，吾王以堂上为之有馀矣。若德不务而事是求，吾恐妄希齐晋之图，而不免于邹楚之续也。则无乃志终悯，而心且沦于忍也。

于简掉处看其裁剪，不如于跌宕处看其波澜。长题无波澜，而但言裁剪，终非佳境也。（原评）

运掉如意，气局宽绰有馀。盖妙手适然而得，即令其人再为之，亦更不能似此神化矣。

（张文恒）

项煜

项煜（？—1645），在明代八股文史上，项煜是一位文品高却人品低的八股文名家。

项煜，字仲昭，号水心，苏州府吴县人。天启四年甲子（1624）科中举人，次年即天启五年乙丑（1625）科连捷中进士，由庶吉士累官少詹事兼翰林侍读。

甲申（1644）巨变，李自成攻陷北京，不久称帝。项煜投顺新朝，授官太常寺丞。李自成失败后，他逃至南京，以失节降敌下狱。后因捐出大笔银子助饷得以出狱。

清兵南下，亡命至浙江慈溪，被乡民所杀（见《小腆纪传》卷一九），在八股文史上留下一个臭名。

项煜早岁丧父，家中贫穷不能自给，但能发愤攻读儒家经典及八股时文。每天独坐一小楼读书，彻夜不眠。其祖父心痛他，禁止他如此苦读。他便将窗用布遮住，默诵达旦。

夏天蚊虫满屋，哼声如雷，便找来两只瓦瓮，将双足置于其中，他仍啾唔自若。

家里穷，无钱买书，他便带少许银钱到书坊去作押金，选好一种书后，与书铺主人约定，先拿回去读一读，若合适才买。他记忆力过人，回来后将书一晚读完，“尽记其书不忘，翌日持去，托言不佳，更易一书，归阅如初。其笃学苦志如此”（项亦璠

《项太史全稿·附记》)。

万历末年，吴中“朱孝介先生文望甚炽，以乡进士家居教授，户外之屦恒满”（汪琬《项太史全稿·序》）。项煜即投于其门下，为其高足之一。

朱孝介极善识文，“每科试之岁，诸生以私课奉教于朱先生。先生辄决之曰：某当售，某当速售，某某决不售。及秋榜既发，无不验者”（汪琬《项太史全稿·序》）。他特别喜爱项煜所作，以为绝伦。每一篇出来，他必会传示诸生，供他们学习揣摩。他自己则吟赏不已。不久，项煜的岁试和科试均考了第一，便联取科名以去。从此项煜的“文名大噪，残膏剩馥，沾溉遍于海内，而朱先生知文之名益大著”。

项煜的文名虽高，其品行却不好，这并非仅指他于甲申巨变时投降了李自成。说其人品不好，是指他一贯的品行不端。崇祯甲戌（1634）科会试，他参与阅卷，艾南英的卷子分到他房中。放榜后艾南英领取落卷一看，其首篇制义仅读了四行就没有再看，致使文名传遍天下的艾南英落榜。艾南英气愤难平，便将其七篇制义刊刻出来到处散发，并说“士子三年之困，不远数千里走京师，而房官止点四行，弃置不顾，此岂有人心者乎？”（引自《制义丛话》卷之六）项煜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引起了公愤，其名声大损。但他不仅不自省，反而极度记恨艾南英。

崇祯癸未（1643）科会试，项煜资阶已深，不应该当房官分房阅卷。为了雪甲戌之耻，他千方百计去活动，终于违例入帘。他为了整艾南英，便“阴授名士关节，荐之榜首”，谁知这年艾南英没有入试，整人未达目的。这种不顾国家抡才大典公正性的卑劣行径，充分暴露了项煜品德之坏。

虽然许多人因为其为人而鄙薄其文，但项煜的八股时文确有其独到之处。他的八股文主要的特点是新奇。有不少人在评论其文时都说它怪怪奇奇，甚至把他比为诗中之李贺，文中之樊宗

师，与众不同。不过，他学问有渊源，词语有根底，这些都得之于先辈中的八股文大家，不是那些束书不观、游谈无根的后生晚学可比。

项煜为文刻意求新，一个字都不肯与别人雷同。但其文都是从血脉缝隙里透出灵思，而又佐以经史之精华，先辈大家之格律，故虽幽奇险峻，光怪百出，却又爽利有馀，卒归于正。这也是他一时文名大噪，试无不冠一军的原因。不过，比起金声这些大家来，他还是要瞠乎其后。他只是鏖战名场，可称得上万人敌而已，因为他善于揣摩考官的心理。

项煜为文刻意求新，首先表现在其命意必新，加之出笔必锐，用法必紧，制局必灵，炼字必老，所以每个题目到手，必能自运灵机，别成花色。加上他的揣摩工夫至精至熟，所以特别适合于应付各种考试，他的《其争也君子》题文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。

这篇文章的文题出自《论语》，该章的经文为：

“子曰：君子无所争，必也射乎？揖让而升，下而饮，其争也君子。”

《四书集注》中对这一章的注释为：

“揖让而升者，大射之礼，耦进三揖而后升堂也。下而饮，谓射毕揖降，以俟众耦皆降。胜者乃揖不胜者升，取觶立饮也。言君子恭逊，不与人争，惟于射而后有争。然其争也，雍容揖逊乃如此，则其争也君子，而非若小人之争矣。”

《论语》中的这章经文，章首以“君子无所争”一句断煞，最后“其争也君子”一句文从射内转出另一番境界，语意极浑成，极淡远，极精微，非高手难以显出文题之妙。项煜此文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阐释了本“无所争”的君子又要争的道理，婉婉曲曲，别出心裁，绝得题神。而文之秀美，笔法之老辣，见解之新奇，人自可见。这只有高手才能达此境界。